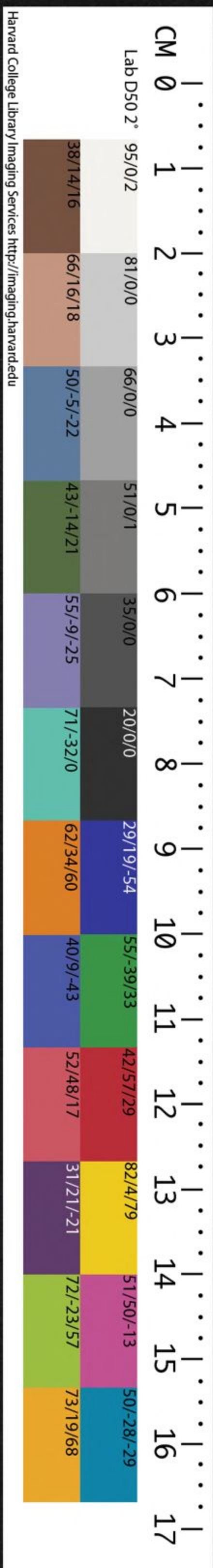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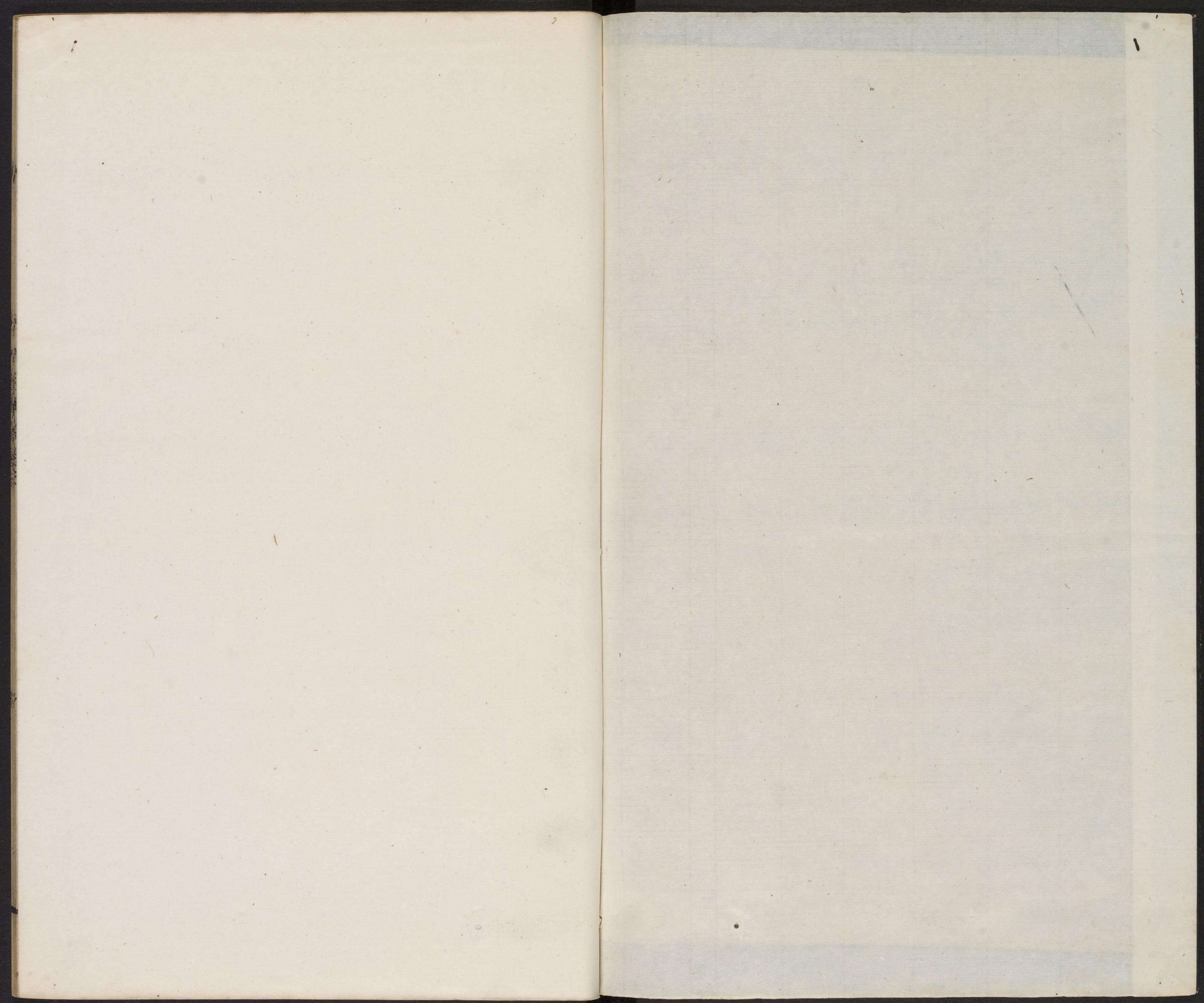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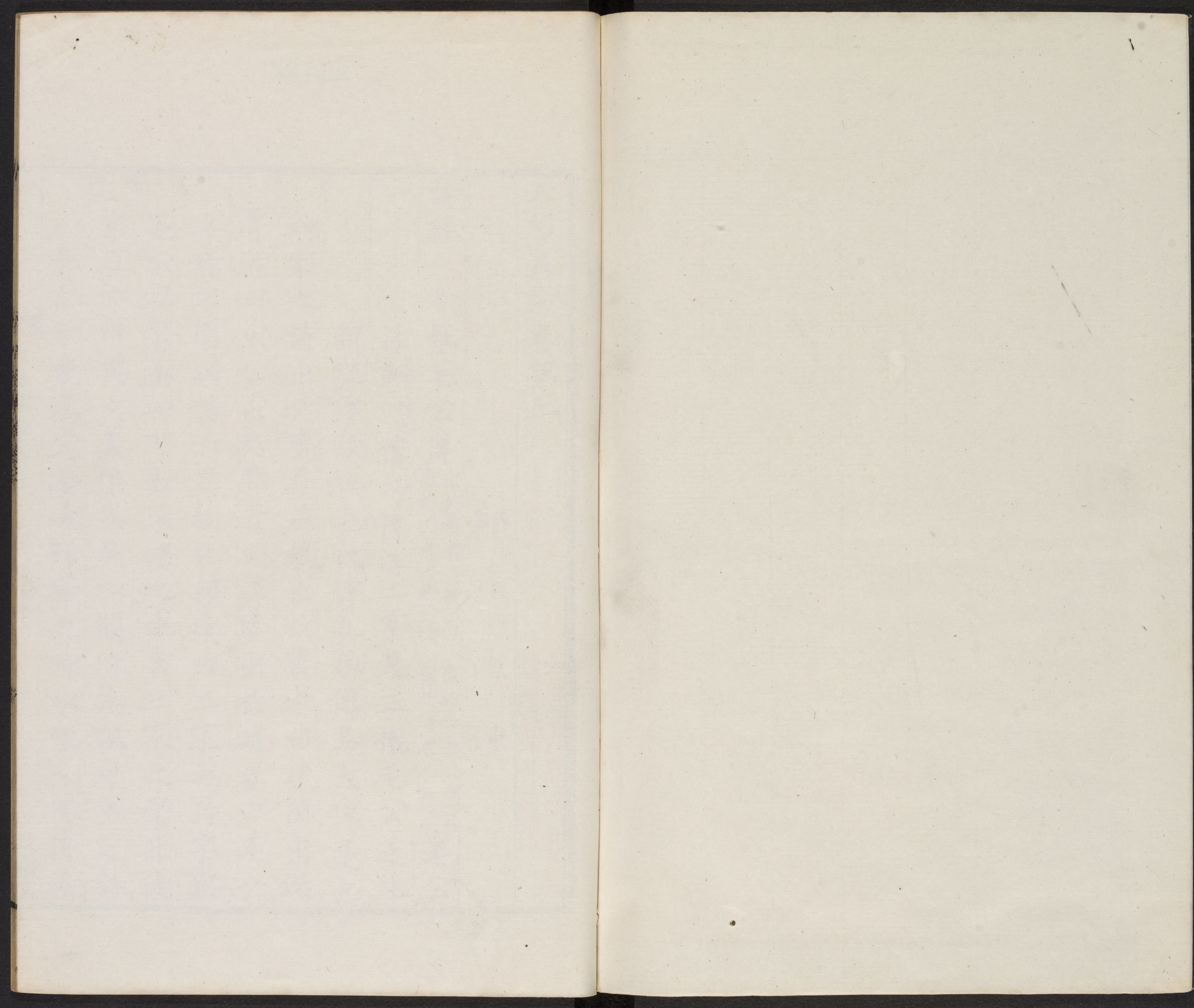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 B







六經奧論卷第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鄭樵漁仲

詩經

今惟毛公傳

出於齊者曰韓固
出於燕者曰韓嬰

出於魯者曰申公
出於趙者曰毛公

毛公

作訓

釋也

傳

注也

傳注二字見三禮毛公之注

謂之傳故曰毛氏傳孔氏傳易大傳是也

四家之詩出於齊魯燕趙出於齊者曰韓固出於

魯者曰申公出於燕者曰韓嬰出於趙者曰毛公

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

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

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以關雎為諷康王之詩

以燕燕于飛為定姜送歸婦之詩以碩人為傅母

戒哀姜之詩以采采芣苢為蔡女不棄惡夫之詩諸如此類不可殫舉至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眾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

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十篇而已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於周衰以商頌作於宋襄公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二南辨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於召南係之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

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東北一區尚染時惡惟西南皆從文王之化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

世取於樂章用之為燕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為義蓋如是也周

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陸希聲劉炫釋

鼓鐘亦知雅南之南為二南微出已意曰南如周南之南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見

舞象箭南籥者杜預釋左氏亦知南籥為文王之樂不敢正指為南箭者詳而考之南籥

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箭之舞象籥

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

所謂胥鼓南鄭注謂南夷之樂豈有教世子而用夷之樂則南之為樂古矣二

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

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周衰之時此

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

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

關雎辨為作之義皆樂之聲

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揚

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於上揚賜曰康王晏起關

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闕詩人本之衽席而

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氏章句

謂關雎詠淑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於周衰

之文而不知麟趾乃關雉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
 公子季札觀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
 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
 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
 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
 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作之為義如始作翕
 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也孔子言詩皆取
 詩之聲不曾說詩之義如何如曰關雉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夫子喜魯大師之樂音節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於淫
 哀矣而不及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序別其關雉
 又曰師摯之始關雉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
 雉之義如此序詩者取以為關雉之義則非矣大

抵古人學詩最要理會詩之聲夫子曰人而不為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為之為義亦作之意
 既謂之作則翕純皦繹有聲有器非但歌詠而為
 周南召南之為正如三年不為樂不圖為樂之至
 於斯之為謂之為謂之作者皆樂之聲也

國風辨

歌詩則各從其國之聲

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
 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
 分為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為三
 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係之周南得之
 召南者係之召南得之王城與豳者係之王城與

幽得之邶鄘衛者係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襮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閱其壤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

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豳詩亦可降邪大抵詩有三百篇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分而為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為唐七月以後多為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為豳豳大夫為之在盤庚時商已為殷故頌其殷武今

其頌乃皆為商得於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嘗觀夫子之論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也夫子平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別也

風有正變辨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

序若以美者為正刺者為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之書所謂變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書春秋盟于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其欲往之心如其銳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車之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其男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淫泆之行如是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

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己之乖倘返而為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而已雅之正變如是而已

雅非有正變辨

有大小無正變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大小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以六月采芑為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

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者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也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為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

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先後之別

幽風辨

邠風詩備論風雅之體

周召邶鄘衛王鄭

洛邑

齊幽秦魏唐陳檜曹

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

樂之次第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

此今詩自

周召至檜曹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周樂國風之次第也自周召至於邶此今詩國風之次第十五國風初無增損或謂夫子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入魏與秦以一己之私揣摩聖人之意無是理也

然聖人必以幽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傷今者必思古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幽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邠風邠雅邠頌聖人以邠詩列於風雅之間謂其不純風而可以雅駸駸乎移風而即於雅也所以係風之末居雅之前者此也或謂七月鴟鴞之詩其言則雅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女子之言實婦人女子之體也故列之風雅頌之間聖人有深意也

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或謂邠風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邠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當一國之事周禮有邠

雅頌豈不為有邪詩而今亡之乎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然則
邪詩有亡者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王邠之風同出於周而分於東西

風雅頌辨 風雅頌兼備六義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興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
曰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
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
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
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
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
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
以鋪張勲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
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

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
雎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
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
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
有偏得其三者風之為言有諷諭之意三百篇之
中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
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
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
辭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
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
比興之義焉

頌辨

頌者上下通用以美其君之功德

陳休齊云頌者序其事美其形容以告於神明是其詩專用於郊廟蓋鬼神之事戰國以下失之矣管仲有國頌屈原有橘頌秦人刻石頌功德漢有聖主得賢臣頌唐有磨崖中興頌以鬼神之事加之生人其弊如此余謂此說不然蓋頌者美其君之功德而已何以告神明乎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忿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不惟天子用之諸侯而臣子祝頌其君者亦得用故僖公亦有頌後世揚雄之頌充國陸機之頌漢功臣韓愈之頌伯夷鄭頌子產之不毀

鄉校蓋有是焉禮記載美哉輪焉美哉與焉君子稱其善頌善禱亦猶是也憑詩之言而疑後世作頌之過非的論也

商魯頌辨

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闕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奚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漢班固西都賦序其誤自孟堅始王延壽等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反謂

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於韓詩以商頌

出於春秋之世故為是說爾史記宋世家當漢之時詩之序未出宜乎言詩者之牴牾也二頌之作當以序為正

逸詩辨 詩有笙奏金奏絲奏

狸首 禮記射禮諸侯以狸首為節其下文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為狸首之詩騶虞狸首采芣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間不可關今狸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觀狸首詩可見矣

驪駒 前漢王式傳曰客歌驪駒注以為逸詩見大戴禮記客欲去歌之

祈招 昭十二年楚靈王盤於遊畋之樂子革托於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悃悃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麥秀 史記箕子過故殷墟而傷之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河水 傳二十三年晉文公在秦秦伯享之公賦河水杜注以為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無之矣

新宮 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汾水曰管與笙類也先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辭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蓋未有有辭而無辭者周禮祈年吹豳雅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

采齊 古之人君行以肆夏步以采齊漢制宗廟樂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

肆夏 左傳金奏肆夏之三謂三章國語云一名樊君出入奏

王夏 王出入奏王夏亦金奏

三夏 國語云樊過渠謂之三夏蓋擊鐘而奏此三曲為金奏故詩亦亡

九夏 周禮鍾師之職奏九夏

王夏 王出入奏

肆夏 尸出入奏亦名樊

昭夏 牲出入奏

納

章夏 渠一名

齊夏 皆金奏

族夏 皆金奏

祓夏 皆金奏

鷲夏 皆金奏

鄭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類今亡是以頌不能具焉

諸儒逸詩辨

論語云素以為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舉碩人之詩而素以為絢兮之句不存閱唐棣之詩而偏其反而之語不載則詩之章句逸者多矣如韓詩兩無其極傷我稼穡今亦不見於詩兩無正篇無其辭齊魯韓詩並無七月篇
亡詩六篇

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之詩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案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縣音玄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於笙

奏之商份曰所謂亡其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為無字謂此六詩以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或曰三歌上乃文武詩下三笙詩乃成王詩未可知辨曰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束皙微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樂章圖

歌詩 魚麗間 南有嘉魚間 南山有臺間

此三詩鄉飲酒禮燕禮皆用之鄉飲酒禮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燕禮則升歌鹿鳴 已上六詩皆小雅

合樂詩 關雎 葛覃 卷耳 鵲巢 采蘋 已

上皆二南為合樂詩夫子所謂人而不為周南召南者以此

射樂 即樂節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

大夫射必先行鄉飲酒禮騶虞 王 貍首 侯

采蘋 大夫 采蘋 士 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

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蘋為

節今召南詩中有采蘋采蘋騶虞三詩而

貍首獨亡已上三詩皆召南

笙詩 鄉飲酒燕射用之又云升歌三終笙入三

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南陔 笙 由庚 間笙 崇

丘 間笙 由儀 間笙 皆小雅逸詩為六笙歌

管奏 管與笙一類皆竹吹之獨燕禮升歌取鹿

鳴下管新宮自春秋至後漢猶存今亡注

見逸詩

金奏 肆夏 三夏 王夏 九夏 皆金奏即頌詩

絲奏 三百篇中之詩皆可被之絃歌故琴中有

鵲巢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

古人謂之雅琴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

操琴也 古禁 將以禁人之邪心故以歌乎詩如

文中子歸而援琴鼓蕩蕩之什乃知聲至
隋末猶存

房中之樂 二南詩用之為房中之樂周有房中
樂漢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作 高祖樂
用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兩君相見之樂 左氏傳襄公四年 文王 大

明 絳

辨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
道志者凡詩雅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
自邶鄘至豳無一詩在數或曰周禮篇章
吹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聽

吹雅頌而無豳風非今七月等語此歐陽
文忠公疑其別有豳詩於今不存也

刪詩辨 夫子未嘗刪詩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於禮
義者三百篇孔穎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
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夫詩上
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
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
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
於刪也夫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
朋如斯等語亦不俚也胡為而刪之乎墻有茨桑

中等語至俚又胡為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刪詩則當環轍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詠亦不過是也刪詩之說非夫子本意漢儒孔安國倡之文中子極筆載之善乎邵康節詩曰自從刪後更無詩康節之詩非謂夫子果刪詩也蓋謂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

詩序辨序作於衛宏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於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為之序鄭玄為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即關雎序作於子夏王肅鄭玄蕭統皆云小序作於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

鄭箋其不作於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爲之傳其
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於聖人小序作於衛
宏謂小序作於衛宏是也謂大序作於聖人非也
命篇大序蓋出於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
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案後漢
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
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蓋嘗謂詩之大
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採詩之官本其得於何
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且有實狀然後
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
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之下序序

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
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殫者
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下序是宏誦師說而爲之
或者又曰序之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
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
雖宏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
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
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
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
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

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
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
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
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
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
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
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
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
公爲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
之尸也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有美辭美意併錄
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

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
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
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
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
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此也惟宏序作於東漢故
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
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
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於衛宏則風雅正變
之說二南分係之說羔羊蟋蟀之說或鬱而不暢
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
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

下無如召公之為臣而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為正也牽合為文而取譏於世此不可不辨也

詩箋辨

箋中改毛詩字皆有據永叔未之知

張華博物志云聖人制作謂之經賢者著述為之傳孔毛左氏鄭氏注毛詩而曰箋不解此意孔穎達云箋表也識也鄭氏以毛詩悉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紀識其事故特稱箋餘注無所遵奉故謂之注歐陽永叔深排鄭學以為多喜改字永叔未深考耳漢時四詩並作文字各有不同雖三家不如毛詩之密然不可謂無所長也鄭氏箋詩傳意有

不同者以已說易之經文有不安者以三家易之證之他書則可知矣吉蠲為饔鄭氏以蠲為圭吉圭為饔則韓詩之言也素衣朱褌鄭氏以褌為綃素衣朱綃則齊詩之言也其畊澤澤鄭氏以澤為釋其畊釋釋亦爾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鄭氏以舟為當作周周人之子則朱育集字之言也艷妻扇方處鄭氏以艷為閭閭妻扇方處則漢杜欽之傳之言也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氏雖解釋經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學者既習詩則三家之詩不容不知也後世三家既亡學者惟見其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則

鄭於經不謂之注而謂之箋箋之為言魏晉間所以致辭於皇太子諸王者也鄭嘗以君師之禮待毛公而不擅改聖人之經明矣觀其注禮記玉藻雜記顛倒不倫之處鄭雖理之使條貫亦不敢易其先後姑於注下發明而已則其改字不出臆見愈可信矣古詩云讀書不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吾於鄭氏詩箋見之矣

讀詩法

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大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弦之則寓其意

春秋以下列國君臣朝聘燕享賦詩見志微寓規諷鮮有不能答者以詩之學素明也後之弦歌與舞者皆廢直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論者多失詩之意夫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詠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為主秋豪之善不私假人歌詠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歌詠之文大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及於詩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為立身

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
 所採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緜蠻黃鳥止于
 丘隅緜蠻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
 夫子推而至於為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旱麓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
 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
 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淇澳而子貢能
 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而子夏
 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尤乎南容三復
 不過白圭柳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雄雉學詩
 至此奚以多為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崧高宣王詩也

夫子以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
 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父以
 為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為
 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江漢記禮者以為天王之
 事明明天子今聞不已江漢記禮者同上孔以為三代
 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
 達是詩然後可以言詩也不然周餘黎民靡有子
 遺信其為子遺矣崧高維嶽峻極于天信其為極
 矣必欲以實跡驗之則不可以言詩善乎孟子之
 言詩可謂長於詩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
 子從而釋之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已未

嘗費辭而理自明故橫渠有詩曰置心平易始知
詩揚中立見之曰知此詩者可以讀三百篇矣信
哉言乎

詩有美刺

詩有美刺美詩作於文武成康之世歌詠太平而
不顯作者之名而況刺詩當王室衰微諸侯橫恣
譏訶醜亂之跡暴揚帷幄之私則隱晦姓名宜愈
甚矣是以作詩者不明著其人亦不直指其事惟
節南山刺幽王也則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巷伯
寺人傷讒而作也則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祈父
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烝民詩曰吉甫作誦穆如

清風如此則明著其所作之人其他諸詩有美刺
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觀其意可矣故其譏刺是
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
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
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
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
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後世惟孟子言齊王鼓樂田
獵深識此意觀其言曰百姓聞王鐘鼓管籥之音
車馬羽毛之美其譏之則曰舉疾首蹙頰而相告
曰吾王之好鼓樂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其

美之則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
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田獵也正得此意孟子長
於詩故其言自與詩合

毛鄭之失

何彼禮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注以爲武王之
詩而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案春
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
嫁於齊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斷無疑
周頌作於康王成王之世故稱成王成康今毛鄭
以頌皆成王時作不應得稱成王康王故此昊天
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爲成此王功不自安逸執

競之不顯成康謂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謂
成是王事惟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
王爲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
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也殊不知詩中此類甚多召
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
武時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旣沒之後在康王世
也何彼禮矣作於平王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
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
皇矣之比於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緜之文王蹶
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作於文王之世
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成王時作也鄭

解經不能無失孰有大於此者故特舉一二言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
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
王者之詩亡矣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
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於獲麟之時乃
哀公十四年矣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
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
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秦以詩廢而亡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

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
后妃夫婦衽席之祕聖人為詩而使天下匹夫匹
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
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
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
而不敢叛蓋其抑鬱之氣紆而無聊之意不蓄也
嗚呼詩不敢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
亡秦秦亡而後悞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
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
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
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解經不可牽強

橫渠張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余謂讀六經之書皆然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解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用解經而理自明孟子謂民之秉彝句亦如此

見讀詩法

六經與論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六經與論卷第四

鄭 樵 漁 仲

春秋經

春秋總辨 有已經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

西周四百年事 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 東遷後二百四十二年事 孔穎達曰

春秋之名無所經見惟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

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 以其善行以其惡戒

悼公使之傅其太子 此一句出瑣語 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

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

存惟魯春秋為列國所重皆在夫子未修之前舊

有春秋之目則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西東周六百年事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我者其惟春秋乎諸如此類皆魯史記東遷已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自平王四十九年始或謂春秋之名

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若秋

或謂春獲麟秋成書

公羊正義解獲麟云

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

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

之汲冢瑣語記夫子時事自為夏殷春秋見史通墨子

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

書皆曰春秋蓋當時述作之流於正史外各記其

舉春秋以為所記之名則異矣或曰春秋之名如

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

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於王王命

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考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

通志堂

四百廿一
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畏而史官有
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並作予奪不同如董
狐書趙盾之罪出於史臣之私鄭史書董隊之盟
屈於權臣之勢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
史記以間見其事筆而爲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
約於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
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
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
之以爲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爲
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爲天下造端乎一時及
其至也爲萬世吾於此見之

始隱辨

始隱實爲東周四百始年

案平王在位五十一年東遷之初乃爲魯孝公末
年越明年而惠公立立四十七年而隱公立歲在
巳未時
平王在位巳四十九年矣是平王東遷王道絕者
四十九年春秋何不始孝惠而始隱公比夫子不
忍遽絕之意也不忍遽絕之則有所待也東遷之
初流風善政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
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扞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有
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
謚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
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

不撫其民周人有東薪蒲楚之譏至其末年失道
 滋甚乃以天子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
 九法斁人望絕矣春秋於此有不得已而始於隱
 也或曰始於平王者以平王之不君始於隱公者
 以隱公之不臣隱公以庶篡威威又以弟弑兄天
 子不能誅方伯不能討天下豈復有君臣之道乎
 或曰春秋始隱賢其遜國果如是說則隱不當稱
 公矣且隱公生不復辟死不成攝況賢其遜國乎
 然則春秋始隱之意果何如哉嘗即春秋之始年
 而觀之夫子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昔揚子雲作太
 玄張平子曰漢其後得二百歲乎作者見之矣其

後果二百歲而魏興春秋始隱亦猶是也文武都
 豐鎬為西周平王都洛為東周西周之政書有誥
 命存詩有雅頌作盛德大業炳如也惟東周以來
 賞罰紀綱蕩不可考聖人欲為之書則東遷周事
 也夫子陪臣有不當為乃托魯以名其書耳案武
 王克商歲在己卯隱公即位歲在己未其相去蓋
 四百一年也周家之興歷年八百夫子以西周以
 前四百年事託之詩書東周以後四百年事託之
 春秋而隱公元年實為後四百年始事此春秋所
 以不得不始隱也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故雖未嘗
 盡錄平王之事而實承平王末年雖未嘗起東遷

之始而實具東遷之本末則亦聖人以此示其期耳然則春秋始隱之意在周而不在魯明矣史記以隱善遜故始隱其作史記以太伯為世家之首伯夷為列傳之首取其善遜則失矣

終獲麟傳

春秋不害為感麟而作

終獲麟者服虔曰麟中央土土獸土為信信乃孔子之史修其母致其子何休又本之公羊曰孔子案圖錄知康聖劉季當代周薪薪乃庶人燃火之象火為赤帝故麟為薪者所獲左氏無心於劉氏為堯後引之却是西狩者從東至西東卯西金為漢姓其言詭譎如此固不足信或謂春秋成而麟至魯胡安國以為文成而

麟至不可謂妖妄而進評金縢之書啓而天反風罪己之言發而星退舍蕭韶九成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此理之常不可謂無然其言亦未盡或者又謂春秋感麟而作以問於伊川伊川以為夫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而作故亦因此一事而終其書春秋不害為獲麟而作然麟不世出春秋豈不作因圖書而畫卦使圖書不出八卦亦須作惟此言得之或者又曰春秋絕筆於獲麟謂仲尼傷己之不遇而絕筆也不知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之歎久矣豈至是而後知之邪左氏謂聖人之意初不在此故續經至夫子卒使夫子

果因獲麟而絕筆為一經之主意左氏於三家聞見最優豈不知此況敢續經乎大抵終於獲麟此史家之常事聖人初無意也麟獲於哀公十四年春秋成於是年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凡史家紀錄時事必闕其近數年俟他日哀集所未聞而載之非如後世日曆之所記也不幸夫子遽卒而以麟為春秋之祥以獲麟為夫子之衰可乎大抵漢世經師推尋聖人太過適以啓天下之疑不知聖人初無意於此也或者又強為之說曰不書地不使麟以地得也不書公不使麟以公得也嗚呼以是而論春秋豈真知春秋也哉如史記謂終於

獲麟則非矣

正朔總論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也曰殷周之所以異其建者上以明曆數之歸已下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衆其從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之歸已以示人心之從違是故服則續禹政則反商獨於正朔微有更易爾初非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古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之

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豈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於天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曆已建寅矣析因夷隩始以仲春終以仲冬是堯帝之曆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述公劉后稷之事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事亦準七月流火之候此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復建子以起數而曆元亦不以立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曆若與夏異矣然商書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一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修祠舉事仍案夏時

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於太初首用夏正迄於今而不能易也新莽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人獨不可得而易之邪以湯武易之為是邪胡為不能以傳遠以湯武易之為非邪胡為亦可行之一代而遂止也蓋嘗論之編年始於春秋改元始於秦惠文君紀年始於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正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

帝易之而為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己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為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此正武帝改年號之意湯武用之不甚明白却創造子丑

六經正朔圖

夏正 寅正月

堯舜禹皆以建寅為正

周易 兌正秋也

臨二陽

至于八月有凶七日

來復一陽

書

以殷仲春以正仲夏

堯

正月上日舜正月

朔旦禹

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滌場

七月詩

四月

維夏六月徂暑

大東詩

六月北伐

六月詩

十月之

交正月繁霜

註以夏四月八月非也二詩同出小雅何以獨用周正

春秋

以夏正紀月巡守烝享用夏正傳曰其

九月十月之交乎秋大熟未獲

禮記

月令季秋

九月

待來歲之宜

周禮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 正歲簡稼

器修稼政上春獻種中春始蠶 仲春

以木鐸修火禁司烜氏以為周正則不合時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

山虞

夏頒秋刷

凌人

春蒐秋獮

大司馬皆夏正

龜人筮人

經文曰上春鄭司農註亦曰夏正何他職皆用夏正而此職用周正乎

漢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

殷正 丑十二月

書 元紀十有二月 乙丑 三紀十有二月

朔 新莽初始元年十一月改漢正以

其年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

朔以鷄鳴為候則改寅用丑矣至光武

復建寅 三國魏明帝以黃龍見為得

地統正當建丑遂以青龍五年三月為

景初元年四月是又改寅用丑矣至正

始復改建寅 魏文帝亦欲改正朔以

辛毗諫而止

周正 子十一月

孟子 七八月之間早註為周正十一月 十二月亦

可為夏正

書 一月子戊午 秦誓一月壬辰 武成四月哉生明

武成惟十有三年春建子為春

春秋 春無冰 秋無麥 十月隕霜殺菽皆

周正也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月先書春後

書王正月秋大熟未獲夏正巡守烝享用夏正傳云十月之交

詩 一之日子二之日丑陽生於日故曰日此取

七日來復之義也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用周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乃夏正

周禮

周禮孟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如山虞

仲冬斬陽木皆周正也一作夏正有辨

以為春夏秋冬皆一夏正而四時未嘗

改豈有周禮不改四時夫子作春秋從

而改之乎 正月之吉始和太宰歲終十月

正歲小宰內宰歲終十二月丑唐肅宗上元二年十一

月以建子月為歲首不以數紀月至明

年建正月復稱四月

秦正 亥冬十月

月今季秋為來歲受朔日

漢書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迄漢高文景武之

元年朝賀典禮皆首十月漢仍秦建亥

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首書正月凡史

書冬十月為歲首後九月為歸餘者皆

秦法也

月令

有二來歲之文 季秋九月為來歲亥十受

朔日則舉秦建亥為歲首 季冬待來

歲之宜則明夏歲得四時之正

七月詩

有改歲卒歲之語七月於一之日二之

日之下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用夏

正也矣又於九月十月蟋蟀之下曰曰

為改歲入此室處又用周正也周禮既記子以為正月復

杓寅為正歲七月作於周雖述夏正終不忘周

月令作於秦雖言夏正終不忘秦亦文人著述之大意也

左氏

左氏記春秋猶班固之記漢 周本建

子巡守烝享皆用夏與前代無異但首

事以建子之月左氏以春秋書春王正

月以為周正建子之月則非也漢用秦

正朔朝賀典禮皆首冬十月班固誤記

秦七月五星聚東井以為夏十月則非矣

晦菴取孟子尚書之文以為據又疑詩中月數

不改曰某向者疑其並行若尚有疑則

不若闕之為愈不必強為之說可知曾

中亦無的論矣觀當時必有兩等語

等以夏月記之一等從當時便稱如七

月周人之詩純用夏正又十月下云曰

為改歲入此室處也乃周正秦人月令

之書純用夏正又云季秋為來歲受朔

日乃秦正

春秋用夏正辨

春秋書時日月皆用夏正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用夏正也左氏以為周正

建子非也使周法果以十一月為春與夏正異則

書法當曰元年春正月其言豈不甚順不應以王

之一字間於周時周月之中一不可也使聖人因

周之建子以紀時月則書法當曰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一月既書冬歲終云十月又當書冬一年而書兩冬今既不然書冬盡十二月則用夏明矣二不可也使聖人書春而實冬書秋而實夏夫子平時志在春秋而又告顏子以行夏之時不應作經名曰春秋而實冬夏可乎三不可也使周變子丑寅以為春又變其月數以為春正二三月夫子刪詩之時邠風小雅之詩皆當代辭人所作如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皆夏月也如曰春日載陽春日遲遲秋日淒淒冬日烈烈皆夏時也周人尚不以周月而變夏時夫子獨變之

於春秋可乎夫子刪詩用夏正不應作春秋又用周正四不可也古今議者皆曰日南至秋無麥冬無冰十月隕霜殺菽此皆周正之明驗若以為僖五年春正月日南至為周建子之證則昭二十年春二月日南至亦當以為周建丑十二月可乎況此皆傳文非經文也春秋之失閏可知矣若以莊七年秋無麥為周時之證秋大水無麥則莊二十八年冬大無禾麥亦可指之以為麥熟於冬乎況此皆經文非傳文也聖人傷時之意可知矣又謂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若斗建寅卯辰冰不堅凝月次在亥霜能殺菽何足為異蓋

春無冰者謂開冰之時無冰非藏冰之時無冰月
令仲春開冰先薦寢廟於凌人驗之十月降霜不
爲異以其殺菽則爲異反復數處春秋用夏正無
疑矣胡安國曰春秋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月
如巡守烝享皆用夏正舉商秦二事以明之曰前
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
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
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以二事觀之則
知周之建子非春亦明矣如此則經春秋大熟未
穫傳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皆夏正無疑
古書皆用夏正
韋月今書紀年皆用夏正

六經皆用夏正辨

正月之吉始和此夏之正月也何必謂周建子之
月惟十有三年春此夏之春也何必謂周時之春
隱元年春王正月則亦夏時夏月矣何必謂周建
子之月六經之書皆案文讀則可不必強爲之說
禮曰周禮易曰周易詩曰周詩皆用夏正何獨於
春秋而疑之乎

周易用夏正辨

易兌言正秋也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蓋臨十二
月卦二陽方長觀卦曰八月乃二陽漸消之時故
曰有凶復卦曰七日來復日者陽也六陽盡於乾

三石七
三石
至于二月則七陽復生矣故曰來復則易周易也
用夏正亦無疑矣

周禮用夏正辨

周禮正月正歲說者皆以正月為周正月正歲為
夏正月而不知周禮無改正之文太宰云正月之
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
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云正歲率治官
之屬以觀治象之法謂之正月之吉者正月朔日
也謂之正歲者正歲之中非必朔日也太宰既垂
治象使民觀之十日而斂之小宰於未斂之前帥
官屬而觀故云正歲不云正月吉日其實正歲正

月皆夏正也鄭氏謂正月之吉懸治象正歲又垂
治象魏據周禮無正歲垂治象之文況既挾日而
斂之又何所觀乎鄭氏委曲其辭以合周改正之
說正如班固書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不知實
秦十月非夏十月也凡此則周禮中所謂上春中
春中夏中秋者皆夏正也鄭氏不知強為之說以
此知周禮亦用夏正無疑矣

詩用夏正辨

已見於春秋用夏正辨中了

因舊史以修春秋

春秋之作本魯史之舊也編年之法日月詳略皆
魯史之舊體聖人特因事約文加以筆削而已

褒貶自著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匹夫專天子之事其言為不徹故當時高弟以文學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或以為聖人之言晦而難知婉而莫測殊不知述而不作乃聖人之本心事魯史也文亦魯史也夫子特因事約文加之筆削而已夫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疑曰闕疑文曰

闕文則不敢以私意增損明矣經有書年而不書事若元年王正月之類有書時而不書月若秋衛人入邢之類有書月而不書日如五月莒人入向之類以至致夫人而不書其姓僖八年夫人姜氏晉魏曼多仲何忌之不書其名襄七年一因舊史之文而已如史策闕文時月失次皆存而不正大抵聖人於前事非能體知而心達也亦質諸舊史而已舊史之文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其他以有赴告則書無赴告則不書即其舊文而因之則如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昭十曰執我行人趙盾弑其君出於董狐鄭棄其師出於汲冢出史通古史全文一之類是也

易其舊而修之則如公羊所論星隕如雨莊七年穀梁所謂五石六鷁之類是也疑則闕之則如甲戌己丑之繼書桓五年丙戌丙戌之累書桓十年夏五之闕其月郭公之闕其人莊十四年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魯史記以修春秋未敢言作也述而不作此聖人之本心豈虛言哉

例 例非春秋之法

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鄰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

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裂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藥廩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書於魯國則詳季子叔肸之卒延廆郎囿之役是也於他國則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遺直封洹刑書之在鄭反堵塞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豈不然哉烏有所謂例邪若以麟經在於片辭名字官爵各有榮辱則皆如邾儀父書字以褒之

衛侯燬書名以貶之隱二十五年滅同姓而傷恩可也今則祭一也

有曰公曰叔曰伯之不同隨其功過而筆削之杞一也有書侯書

伯書子之不同隨其善惡滕稱侯矣而復稱子滕自隱公為侯威公以來

為子蓋王黜不以侯書之薛稱侯矣而復稱伯薛自隱公為侯而襄公降為伯蓋爵降不以位稱之此一

人也一國也而前後稱號迭軒迭輕賢否於此夫

奚據若以官為貴而宰啗躬歸贈之役有何貴而

稱宰以爵為榮而祭公負私交之惡有何榮而稱

公以名為貶辭則息兵如趙武何罪可貶以字為

褒辭則不臣如祭仲何功可褒使其褒貶出於聖

人不應如是之無定也若以麟經編次貴在正名

書爵先後各序尊卑則皆如書公會衛子莒慶盟

于洮僖二所以先諸侯而後大夫書公會齊侯宋公

陳世子穎盟于甯母所以先列國而後世子可也

今則齊宋會郵侯居公上齊以伯主盟也鄭邢會淮僖十伯在

侯先盟于蟲牢邾以子而先杞伯盟于幽許以男

而先滕子密之盟杞大夫子帛反居莒子之上僖二

杞昏于魯故進之蕭魚之會齊世子光反居邾莒滕薛之先

邾男爵也侵蔡之師則先曹伯晉侯邾也黑壤之

會則先宋公使其編序出於聖人不應如是之不

倫也意者或先或後或大或小無非因舊史之所

以然者而錄之耳及杜預則盡書於例書時書月

書日書名書爵書人書氏書字無非春秋之例也

且如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例也
有書年而不書事元年王正月是也有書時而不書月秋

人有書月而不書日則謂此聖人褒貶之深意名

以命之字以諱名爵以序位氏以別族例也有諱

名而稱字邦儀有舍爵而稱人齊人鄭人之類有貶族而稱名

無駁帥師則謂此聖人陟黜之微權吁天下之事固有迹

同而心異者文同而意異者不可槩舉也同為侵

伐而侵伐有曲直同為城築而城築有當否同為

盟會而盟會有誠詐同為朝聘而朝聘有恭傲是

豈日月人爵名氏所能盡邪就使日月名爵大抵

可以盡矣例所當日而舊無其日經可以不書月

乎例所當月而舊無其月經可以不書時乎例所

當字而舊無其字經可以不書名乎例所當名而

舊無其名經可以不書人乎以日月名字人爵之

不全遂棄而不錄非聖人所以為經也當日而月

當字而名以疑後世非聖人所以立例也自夫子

去公穀未遠而夏五郭公甲戌己丑有日無月不

書首時之類不可勝數可以隱威而至夫子獨無

闕文乎善乎柳宗元之言曰杜預謂例為周公之

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用之盛時不應豫立

其法真知言乎

褒貶善善惡惡謂之褒貶

或謂春秋其為褒貶之書歟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一字為褒貶者有以為有貶無褒者有以為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者意在於推尊聖人其說出於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於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於矯漢儒其說出於竹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泥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是

春秋二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於有貶無褒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刻也泥於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為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春秋一經書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為善人書其惡則萬世之下指為惡人茲所以為褒貶之書歟故書事也亦然書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言其舊無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八佾也聖人雖未嘗云是為可褒云是為可貶然而實錄其事微婉其辭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不逃乎萬八千言之間茲又所以為一字之褒貶者

四百五
歟如是而已

春秋之文詳略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公羊氏釋經法也何休紬繹其說且謂自昭迄哀夫子即所見而書自文迄襄夫子即所聞而書自閔迄僖而上則又採摭於所傳聞而書夫春秋敘書之法詳於所見略於所聞至於傳聞之事則又因其彷彿形似而得之姑存其大略不敢有一毫之損益至於夏五之闕其月郭公之闕其人文獻不足而於夏商之禮不敢妄於考證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威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公羊曰定哀多微

辭

看春秋須立三節

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威公爲盛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威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可知然亦有可憾者夫自王綱解紐強凌弱衆暴寡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如褰裳之詩此時威公出來統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時乎然五伯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故伯主一興則天下之人見伯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豈不大可憾乎大抵王道霸業相

為消長春秋之始齊僖謂之小伯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此便是伯之始方周末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連率之職然當時尚稟王命故不謂之伯東遷以來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必自出來盟會此伯之名所以立然當僖公之始當時之勢亦不易做得所以凡書盟不過三四國而止到威公時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其餘莫不盡從伯業盛處便見王道消亡。東遷之初去三代未遠故春秋左氏所載隱威間事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小九之

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猶在如石碣之諫衛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猶在如師服之諫晉桓二年傳曰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制度各分等衰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春秋初老師宿儒之所傳先王之典法未泯學者須當深考到後來春秋中與未能如此言者甚少間若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

博物君子

三傳

一傳各有得失

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略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史通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以公羊為賣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以左氏穀梁為膏肓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為右穀梁者以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

左氏善於禮范甯

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均取其

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

或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束高閣盧全

三傳作而

春秋散文中

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為

是數

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

晉劉兆云如周官有調人私怨之官

是數

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

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為王魯

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為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

會以尹氏為君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

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

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

梁曰晦也唐人以曆追之俱得朔日則日蝕之義
左氏爲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
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案
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
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經書盟于葵丘
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
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壹明天子之禁案
孟子曰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易樹子則
葵丘之義穀梁爲長三子之長如此者衆也至於
三家背經以作傳尤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於
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

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
於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
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
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
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也然官爲正卿返
不討賊位居冢子藥不親嘗非二子之罪而誰歟
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
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
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也使聖人
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穀旣作凡董

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飭吏事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得捫撫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於聖人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議其失也

公穀二傳

師承

或問公穀二家師承所始曰吾何以論其始乎劉歆漢人尚不能知況後人乎公羊本齊學後世有以爲名高者有以爲子夏弟子者有以爲漢初經識者穀梁本魯學後世有以爲名赤者有以爲名

傲者有以爲秦孝公時人者皆無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載樂正子之視疾昭十九則公羊必出於樂正子之後穀梁雖載師尸子之語或出於漢初未可知然吾求二家之傳矣二家初皆口傳非如左氏之筆錄然左氏之傳又不如穀梁之質也公羊之書有所謂昉於此乎有所謂登來之者有所謂代者爲主代者爲客皆弟子記其師之言會其語音以錄之也有所謂公羊子曰則其書非公羊所自爲可知矣穀梁之書有所謂或曰有所謂傳曰有所謂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啓曰有所謂穀梁子曰皆弟子記其師之說而雜以先儒之言則其書又

非穀梁之所自爲可知矣此穀梁必出於沈子尸子之後或者疑其以爲漢初人也嘗合三傳而考之左氏之筆錄必出於焚書之前公穀之口傳實出於焚書之後何也左氏兼載晉楚行師用兵大夫世族無所不備其載卜筮雜書與汲冢師春正同則作於焚書之前明矣公穀設同左氏之時二百四十年事猶當十得四五不應盡推其說於例也此公穀作於焚書之後明矣或曰左氏之傳旣作於焚書之前何故隱而不宣曰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具於左氏之傳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盡隱也公

穀鄒夾之學不與左氏合非盡宣也惟其隱而不宣此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惟公穀獨盛自左氏興而公穀之學又微矣然亦終不可得而廢也漢興之初胡毋生以公羊學於景帝時先立學官而申公亦傳穀梁學受之瑕丘江公故公穀之學獨盛於漢善乎范甯之言三家之學曰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於辨訥武帝好公羊公孫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學遂興衛太子好穀梁宣帝又好之而穀梁之學遂興此廢興由於好惡也瑕丘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

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興此
盛衰繼於辨訥也嗚呼自胡毋生用而公羊盛石
渠論罷而穀梁興嚴氏之學泯而左氏彰杜預之
傳晦而趙啖起信矣夫

穀梁傳

二傳解經不如穀梁之密

漢興於景帝時公羊之學先置博士至宣帝聞戾
太子好穀梁論於石渠其說獨勝遂立學官然建
武中興去石渠之論未遠當時立博士四十九家
而公穀春秋獨不獲與何邪雖肅宗亦嘗詔高才
生受穀梁學擢其高第以爲講師則其學未甚抑
絕考之儒林傳學公羊者凡九家而以穀梁名家

獨無其人又何邪於斯時也左氏之學未甚行而
穀梁之說獨不能勝公羊何也蓋公羊之學取重
於世亦有由也公羊謂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
大之武帝取以報平城之恥公羊謂蒯瞶得罪出
奔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大之雋不疑取之以斥
成方遂之詐緣此二事公羊之學大重於武昭之
世者以此而又大儒如仲舒丞相如公孫弘之徒
取以決大獄飭吏事皆公羊之學以此不得不重
及觀襄公復讎之事與夫子爲衛君之意雖公羊
之說實未爲當然其學亦以此大重於時嘗論三
家之學各有短長言其序事莫若左氏之工言其

解經莫若穀梁之密而左氏之說類多抵牾試舉
 隱公數年事觀之如天王元年之贈仲子公羊以
 仲子為威公之母則非穀梁以為惠公之母則是
 矣左氏以為惠公之妃且譏其豫凶事豈有仲子
 猶存而豫為之贈者乎如君氏卒公穀以為尹氏
 大夫也是矣程明道蘇東坡又以為惠公繼室聲子故曰君氏而左氏則以為隱公
 之母且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是變男為女矣如
 初獻六羽左氏以為始用公穀以為始僭於斯時
 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六羽之舞豈仲子婦
 人所當用穀梁安得不以為僭歟如祭伯來公羊
 謂來奔穀梁謂來朝於斯時也諸侯爭衡凌蔑王

室必魯有尊周之心然後有使魯之命穀梁安得
 不喜其來乎公會戎于潛則有會戎危公之辭紀
 子帛盟于密則有以帛為伯之訛大抵穀梁解經
 在於尊王室抑外夷明賞罰而已一傳之作類皆
 若此不特此也王人救衛卑者之事也子突之善
 稱其名以貴之王所與朝臣子所當朝也言曰公
 朝取其尊夫天子而嘉之首戴之盟舉諸侯而不
 及王世子尊之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先王人而
 朝諸侯朝服雖弊必加於上也凡此豈非尊王室
 為重乎追戎於濟西以為有不使戎邇於我之言
 河曲之戰所以不言及者略之而不書也斷道之

同盟所以書同者謂其同外楚也交剛敗狄之役所以不言戰者謂中國與夷狄不當言戰也凡此豈非抑外夷為先務乎以至城邢之師合宋曹以共之既美齊侯之功矣而緣陵之城散於諸侯復有以譏齊侯之衰圍宋之舉敢凌中國亦既黜楚子而人矣而使椒來聘嘉其來也復有以為楚子之喪凡此又以明賞罰為念矣此則穀梁之得也若夫衛輒拒父謂為尊祖不納子糾謂為內惡號從中國當如善稻之書以蚡泉為貴泉以從狄人之號此其失無可疑者公次于滑而以為次于郎公及齊人狩于禚而以為狩于鄭其地豈無因而

變幽之盟經無曹伯而以曹伯書沙隨之會經無滕子而以滕子書其人豈無因而預此則穀梁之失也穀梁解經實於二子為長愛而知其惡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左氏非丘明辨 左氏乃六國人

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明為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詳諸所說皆以左氏為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氏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

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為丘明
 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
 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
 惟啖趙立說以破之未有的論然使後世終不以
 丘明為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況孔氏所稱左丘
 明姓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質之
 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
 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
 若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
 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
 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為六國人在

於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
 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
 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
 更庶長之號或有作左傳已見不始孝公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

國人在於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
 矣秦至惠王一作公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於
 周即蜡祭諸經並無明文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
 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於秦惠王
 之後明驗三也要簡則曰有曰庶長不更者秦孝公之官名也有曰虞不臘者秦惠王之蜡名也左氏師

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案齊威王時鄒衍推
 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

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
準堪輿案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
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
三家分晉之後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辰將以公
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
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
氏爲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
絕秦聲子說齊其爲雄辯祖詐真游說之士押闔
之辭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
楚事最詳如楚師燔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爲楚人
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爲

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
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氏可信否曰不
可全信信其可信者爾真知言歟

左氏喜言詩書易

予愛左氏所載春秋賦詩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
年趙衰賦河水始詩所以言志賦詩所以見志然
有一言不酌一拜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者有賦
詩不知又不荅終有必亡之禍者則學者烏可不
知詩之爲寓意乎又有愛左氏春秋列國之事其
引書據義者三十九援虞書者一援夏書者十三
援商書者十援周書者十有五真得古聖賢之用

心不膠不泥不立新說而事之大者悉取斷焉予
 又愛左氏所載言易者二十莊一閔二僖四宣二
 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餘則連山
 歸藏與占筮者之繫辭爾予非取其占筮之奇中
 也取其通變而不滯也吾於敬仲之筮得互體之
 說焉莊二十二 觀之否又於畢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閔元屯 之比有
 卦無辭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為主之說焉襄九艮 之隨
 於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昭十二 坤之比於秦伯之筮
 得繫辭之異於今文者之說焉僖二十五 大有之睽大抵言易而
 不拘於易也疑穆姜秦伯 二筮相反左氏非惟解經優於公穀而
 又善言詩書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左氏言孔子 古文六經

六經奧論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六經真論卷第五

鄭 樵 漁 仲

禮經

三禮總辨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

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掌職之禮

禮記者乃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為一

書三禮並是鄭註北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授熊

安生孔穎達取其說以為正義

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疏曰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儀三

千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
篇者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
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
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甚
惟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
與夫后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

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后蒼

禮記數萬言號曰曲臺雜記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

河間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考工記
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祕府五家之傳莫得見焉

五家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小戴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

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
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
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

雖名為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

闕故名禮記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

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

寫為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謂之註者不

敢傳授特註已意而已皇氏以為自漢以前為

傳自漢以後為註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

其說非也

三禮同異辨

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
 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
 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為一朝之典者有專
 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為先代之訓者此四
 者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
 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
 之墨始於晉騷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
 以縞始於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
 縮縫今也衡縫同為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
 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

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異也
 何謂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
 子之在孔門聞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
 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
 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為之大功子
 夏曰為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
 此況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
 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
 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
 而自為一代之典昔者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
 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

今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今爲周禮王制爲商禮況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者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昔者春秋之末能秉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酌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山爲南岳

以太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大宰大宗大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遠而不敢辨是非紛擾白黑混淆則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否而槩謂之先王之制理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至今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太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詢其言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

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學一也而名有六此
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儀禮辨

儒林傳云徐生善為頌讀曰容故諸言禮為容者由徐氏

古人造士以禮樂與詩書並言之者儀禮是也古
人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與易並言者儀禮是也
儀禮一書當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損益三代之制
作為冠婚喪祭之儀朝聘射饗之禮行於朝廷鄉
黨之間名曰儀禮而樂寓焉正如後世禮樂與服
志之類漢興傳儀禮者出於高堂生士禮十七篇
而魯徐生善為容文帝時以容為禮大夫

三士相見禮

四鄉飲酒禮

五鄉射禮

六燕禮

七大射禮

八聘禮

一士冠禮
二士婚禮

十四士虞禮

十五特牲饋食禮

十六少牢饋食禮 後禮之古經出於魯淹中

河間獻王得之凡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其十七

篇與高堂生所傳士禮同而字尤多略今二十九

篇乃逸禮案班固九流劉歆七略並不註儀禮往

往漢儒見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遂模倣禮經而作

之而范曄作後漢書云禮古經與周官經前世傳

其書未有名家者中興以後鄭眾馬融等為周官

作傳並不及儀禮

鄭眾馬融以傳周官而儀禮一書未嘗教授至康成傳周官儀禮始為之注也

則儀

禮一書蓋晚出無疑者故聘禮一篇所記賓介饗

饋之物禾米薪芻之數籩豆簋簠之實銅壺時饗

之列考於周官掌客之禮皆不相合儒服一篇

子夏先傳

之諸儒各為之訓詁

者曰何以何也之辭蓋出於講師設為問難以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於周公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僭魯六卿擅晉禮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於禮而詳於儀故穀烝之宴武子不能識彝器之薦籍談不能對郊勞贈賄魯昭公非不知禮而女叔齊以為儀也非禮也揖遜周旋之間趙簡子非不知禮而子太叔以為儀也非禮也而古人禮意未有能名者傳至後世漢舊儀有二即為此容貌威儀事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音僻為禮容天下

郡國有容吏皆誥學學之則天下所學儀禮者僅容貌威儀之末爾今儀禮十七篇鄭康成王肅等為之註唐正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其後賈公彥始為儀禮疏因齊黃慶隋孟哲章句刪取其要為疏五十卷韓文公嘗苦儀禮難讀又作讀儀禮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間嗚呼盛哉安得讀儀禮如韓文公者與之論儀禮哉

樂書

樂書

古者以詩書禮樂造士謂之四教後世兼以易春

秋謂之六藝漢唐並立五經博士曰詩書易禮春
秋而已獨樂一書無傳焉六經之中禮記雖有樂

記乃樂之傳
非樂之經

周禮雖有大司樂

乃樂之職
非樂之書

而不可謂之樂

書三代以來禮樂達於天下行步則聞環珮之聲
大夫無故不去鍾簋士無故不撤琴瑟故樂無事
於書自周之衰禮頽樂壞天下指玉帛為禮鍾鼓
為樂太師執適齊亞飯干適楚適蔡適秦入河入
海樂工樂器一切淪亡後世所謂樂者始流於工
伎之末矣漢興搜求於脫略之中禮得於淹中樂
得於制氏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徐氏張氏不
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其官

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文帝時周禮

未出魏樂人竇公

年百八十

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大司

樂二章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學與毛生等共采

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

氏不相遠其後內史丞王定受之以授常山王禹成

帝時獻之有二十四篇及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

三篇又與禹所傳不同故者為別錄

案別錄則禮記四十九
篇樂記在十九則樂

記十一篇入禮記已見
於劉向著別錄之前矣

自樂記所有樂本樂論樂詩樂言

樂禮樂情樂化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

十一篇之外

雜合為樂記十一
篇而章句各有別

又有樂奏樂器樂作意始

樂穆說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昭頌竇公十二篇

名存而辭亡則樂書遺闕多矣雖六經之樂書不存其樂制樂官雜出於二禮之書猶可覆也二戴禮雖立樂官於宣帝之時並無樂記篇至後漢馬融始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足之為四十九篇行於世周禮禮記為樂書之遺而後世不列之學官唐有周禮生徒而無周禮學官良可惜也吁樂書之不存於後世久矣唐之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黃鍾自應張文收斷竹為律而啞鍾自鳴樂書雖亡而人心之樂未始不存也

樂書傳授

竇公

文帝

獻王

武帝

王定

成帝

劉歆

成帝

校書得二十五篇

與馬融不同作別錄

禮以情為本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已還日趨於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於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於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即其真情而觀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

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紀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裸獻酌酢其本則誠而已即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為養啜粟飲水亦可以為養襲冒絞紵可以為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為葬庭實旅百可以為享瓠葉兔首亦可以為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尚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禮本情而已

禮文損益辨

禮文損益有三

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

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所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與列國等夷耳一旦起而君之其服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尚白者因而尚赤戎車乘翰者改而乘駟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果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舍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也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襲舊而不改王制所以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之也所謂盛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於文方以臺門納陛為貴吾故以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羽籥為羨吾故以蕢

桴土鼓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罍樽著樽而加以
犧象因其雞彝斝彝而加以黃目因其四璉六瑚
而加以八簋因其鈎車大輅而加以玉輅於以示
天子之尊於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
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者商周之初皆積累
數百年而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之出於先
祖者張而大之以為一朝之盛徹田為糧公劉居
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為天下
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皐門應門太王宅邠之所
立也周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
而不得有皐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

公因之而定三雍之制使諸侯得為觀臺泮宮而
不得為靈臺辟雍蓋所以明王業之基焉禮文之
損益不出於三者而已矣

禮記總辨

三代正禮殘闕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
十二子各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
或兼記體履或雜敘得失編而錄之以為此記漢
興孔家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一十四篇

漢興記數萬言

於后蒼號曲臺雜記河間獻王得舊禮一百有三十篇集而上之又有明堂
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一篇王史二氏戰國
時人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為二百一十四篇

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刪為
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

為四十九篇行於世謂之禮記禮記一書曲禮論

其言委瑣有故飯齧骨之語而五禮之本無聞焉

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

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

呂覽而錄秦世之官大尉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魯論

之文教之以德齊之以刑取夫子之言而增損之禮運載夫子之說大道之言有虧於

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夫子之

緒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檀

弓載舜葬蒼梧夫子墓馬鬣封之類皆流俗之妄

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誇大者伊川云

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

三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故胡先生寅曰禮記

出於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

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

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中

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

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為中庸

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

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戾古已多又王制月

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

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

易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

明皇刪定李林甫所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

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註故至今不能改吁去一舊事復一古法尚重於依違而不決况禮記之全書乎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禮記傳授 並傳小戴學

○大戴

吾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小戴○盧植

○慶普○馬融

鄭康成本盧馬說為之註 唐孔穎達疏

月令

月令呂不韋招秦客作呂覽一書著十二月記合十餘萬言名呂氏春秋書成垂千金咸陽市曰有能增減一字者與之漢儒取其篇首皆有月令故名之今以其書考之周無太尉惟秦有之而月令云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也周無臘祭惟秦有之而月令云臘先祖是祭名不合也秦以十月為歲首而月令云季秋為來歲受朔是時不合也周以大冕郊天以大裘五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是事不合也古無有養壯佼之名月令有

之此皆秦人法制是制不合也案始皇十二年不
 韋已死至十六年始皇并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方
 秦以建亥首歲而不韋已死至十六年數歲矣今
 其書以來歲受朔之文必是後人附益以成書由
 今觀之淮南有時則訓其文全與月令同所差不
 過百字戴德撰夏小正一卷乃夏四時之書全類
 月令然乙鳥作丹鳥若考之夏正又皆不合二家
 之書皆如月令所載不如月令之密故馬融舍二
 家而取月令附於戴記以傳後世亦已精別之矣
 漢制多舉月令唐及本朝亦遵奉之今監本禮記
 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註端拱中李至判國

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下兩制館建議胡旦等皆以
 為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
 廷祭祀儀制等多依唐註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
 則用鄭註月令之書取重於後世如此今曆法多
 用之未可以官名祭名時事之用秦制而輕議之
 也

月令十二月日在女而藏冰杜預註
 左傳則以十二月日在虛危而藏冰

王制

夫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
 是也漢文帝時諸儒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果何
 人哉而能為不刊之典以傳無窮其論封建受田
 授地班祿之制則依放孟子言禘祫烝嘗之說則

採春秋之說而失其言獄訟正聽之辭則採三代之意而錄秦人之官言巡狩則竊書之文言官則竊左氏之語其餘雜取公穀等說而益之以已見甚而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而大聘與朝又是晉文公霸時所制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牴牾者多矣孔子之時杞宋之文獻不足而夏商之禮文不足徵矣孟子之時諸侯已去其籍周制又無所稽矣所謂王制者將周制乎抑夏商之制乎

中庸

子思孟子言性

傳道有淺深

中庸四十七篇所傳者子思一篇孟子七篇中

庸之說皆散在其中疑先儒抄其師語以成篇如樂記然

中庸之書雖出於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也七篇之書雖作於孟子其實傳於子思合二書而考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間不能無豪釐之別此可以見聖賢傳道之淺深也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孟子之所謂性也中庸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孟子之所謂善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分性善而為二孟子則合性善而為一言其中節而和者不言其不中節者此所以啓後世性惡善惡混之說也未若子思之言為得也中庸

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行焉此言聖人之道皆出於天下之所能行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子則取必於天下之人天下苟有丹朱商均之不肖而不足以為善則孟子之論廢矣未若子思之言千載同是而莫敢非之者夫中庸之書出於孔氏傳之子思又傳之孟子其立論則同其明道則一而少有豪釐之差則後世莫不爭出所長角立其說以與之敵況下而荀卿揚雄韓愈之立論欲以取信於人不其難矣乎

六經與論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六經與論卷第六

鄭 樵 漁 仲

周禮經

周禮辨

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案書傳曰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則是書之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此是書之所由作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

歸在豐作周官案周公攝政時淮夷奄已與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是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眾以書序言作周官為周禮則失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

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既成書然後作誥命之辭以戒臣下二鄭之誤

皆因不見古文尚書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

何休云或謂漢儒附會之說

乃劉歆作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

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閩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固詳於理財而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為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為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或為漢儒乎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至後世孫處又獨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

謂周公居攝六年將致政於成王故作周官以遺之而老焉及周公卒成王受其書而歸豐遂令君陳主其事而訓焉實未嘗行之也

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

慶開元禮也唐人豫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豫為之未經行也雖然此一說也而不知周禮其所以難通者其規模與他經不類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與司馬之類有省文逐人匠人之類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備教官無府史胥徒皆兼官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類是也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為卒之類司馬法云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有常行者六官分職各率其屬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類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澤大裘祀上帝合民誨國遷珠盤盟諸侯之類是也注云園丘服大裘方澤之祀經無其服周無遷國事至平

王東遷盟詛不及三王以上事皆豫為之而未經行也

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詛離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不徒以檢梃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使之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使之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盡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時雖著之七略終漢迄

唐寥寥千載間卒不置學官博士王莽立博士生徒廢唐有生徒無博士可勝歎哉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歎周禮為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或謂使周禮果出於周孟子荅北宮錡畢戰爵祿井地之問胡不取之以為據而僅見言其大略何邪

周禮傳授

女子李氏。○河間獻王。○劉歆列七略授二人。○緱氏。○杜子春

杜子春年九十永平中人授二人

○鄭眾
○賈逵
○馬融年六十六作周禮傳

鄭康成作周官註引杜子春鄭眾之學釋其意

天文總辨堯典月令之記中星 馮相保章之言分次

愚嘗傳九章之祕術得鉤股之法參攷靈臺之章推測儀象之度而獲覩一書所謂鬼料竅者有歷代諸史志之所未載古今諸圖像之所未述使李淳風得之必志於晉作天志使于志寧得之必志於隋作天志使我朝劉義叟得之必志於宋作天志是書出於隋傳於唐至於我朝始入司天監術家祕之不顯其名目之以鬼料竅世之得見者鮮矣其實則一步

四乃五十一
天歌也唐書以為王希明所作而實非希明也隋
有丹元子隱士之流也作其歌沒其名至唐希明
則引漢晉二志以釋之而非出於希明也是書一
出漢晉二志號為精天文者皆未足以盡天文何
也蓋古今天文志徒有星名而小大未得其象古
今天文圖徒有星形而遠近未得其信如步天歌
則句中有圖言下見象不言休祥而深知休祥者
鄭夾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曰於時素秋無月
清夜如水長誦一語凝目一星不三四夜一天星
斗盡萃其胷中矣夫不使志於晉志於隋志於唐
而獨傳於我宋者則我朝一代之大典不待蔡邕

作於漢劉知幾作於唐而筆削已定矣

中星辨

堯典月令之中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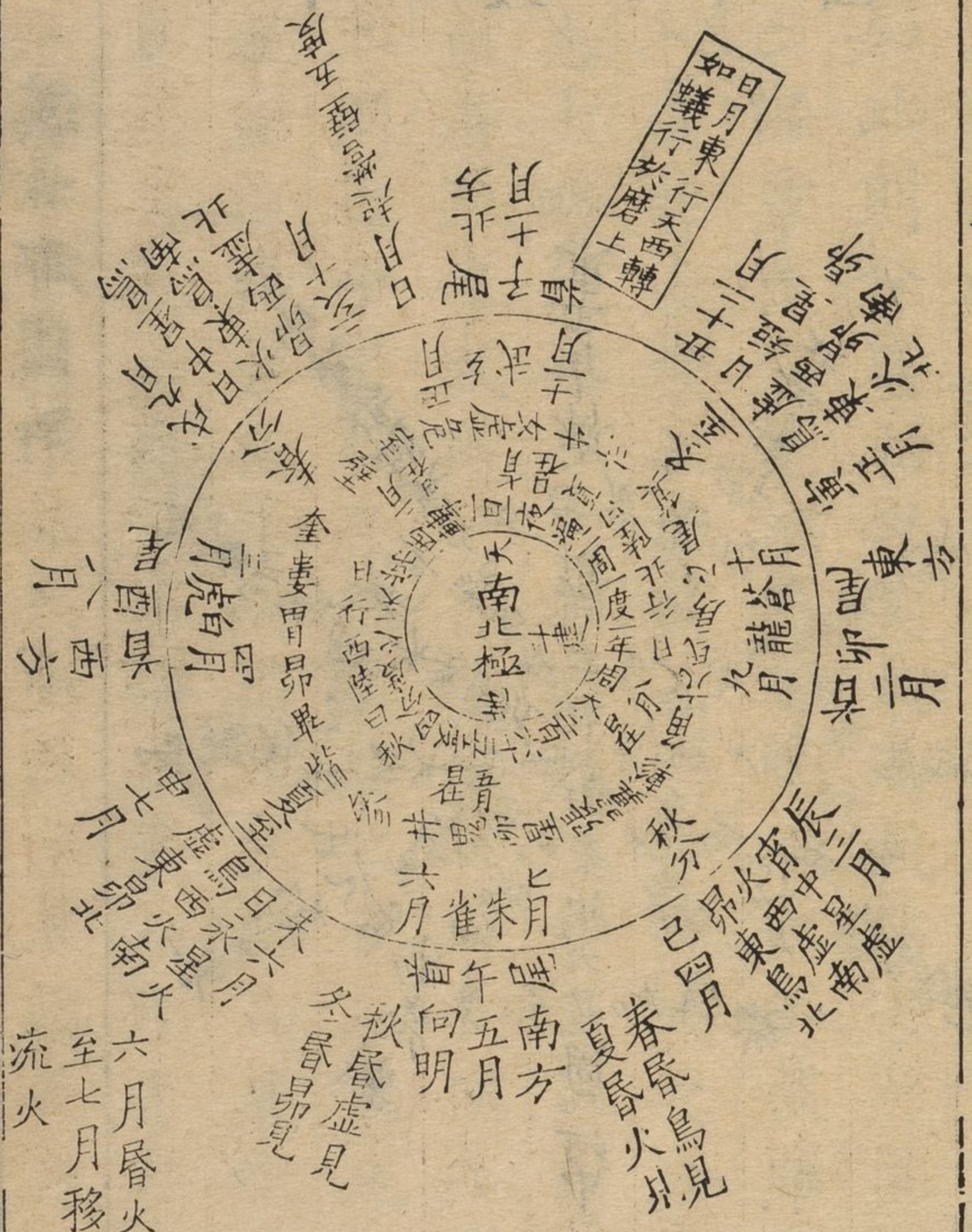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
之書凡言見者見於辰也凡言正者正於午也凡
言中者中於未也凡言流者流於申也凡言伏者
伏於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
二有正於午者謂之中方位有中於未者謂之中星宿
見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為中月令昏旦之
星則以未為中以午為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
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為中若夫論星辰之
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

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焉故以未為中且以火星論之惟其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五月惟其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六月昏火中惟其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後蟄者畢不特火星為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未也大抵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為火見伏之始終則以未為中兩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之月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堯典言分至之

中月令言昏且之中

中星圖



六月昏火於未取中至七月移於申故曰流火

通志堂

漢古郡圖附

二十次分野圖



分野辨

案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所域皆有分
 星如此則分星之說其來尚矣然古之星經至漢
 散亡保章氏分星不可考今堪輿所載雖有郡國
 所入度非古數也鄭氏所引十二次之分本漢地
 理志大略見於左氏國語然漢費直班固蔡邕魏
 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諸家之說大同小異其為
 十二州之分星明矣然嘗疑之青正東元枵在正
 北雍正西鶉首在其南揚在東南而星紀在北冀
 在東北而大梁在正西徐在東而降婁在西豫與
 三河居天下之中而大火在正東鶉火在西南此

其最差者也并在北而歟訾在北荆正南而鶉尾
 在南此其正得躔次者也益在西南而實沈在西
 幽在東北而析木在東兗在東而差北而壽星反
 在東北其得躔次之微差者也又何邪國語伶州
 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周分又云歲之所在
 即我分野賈公彥取為正義曰分星者以諸國始
 分封之年值歲星所在之辰以為之分次此說非
 不知國有分星蓋古人封國之初命以主祀之意
 昔堯舜封闕伯於商丘主辰則辰為商星商人是
 因封實沈於大夏主參則參為夏星唐人是因
 是也陽縣唐後為晉參為晉星如此則是古人始封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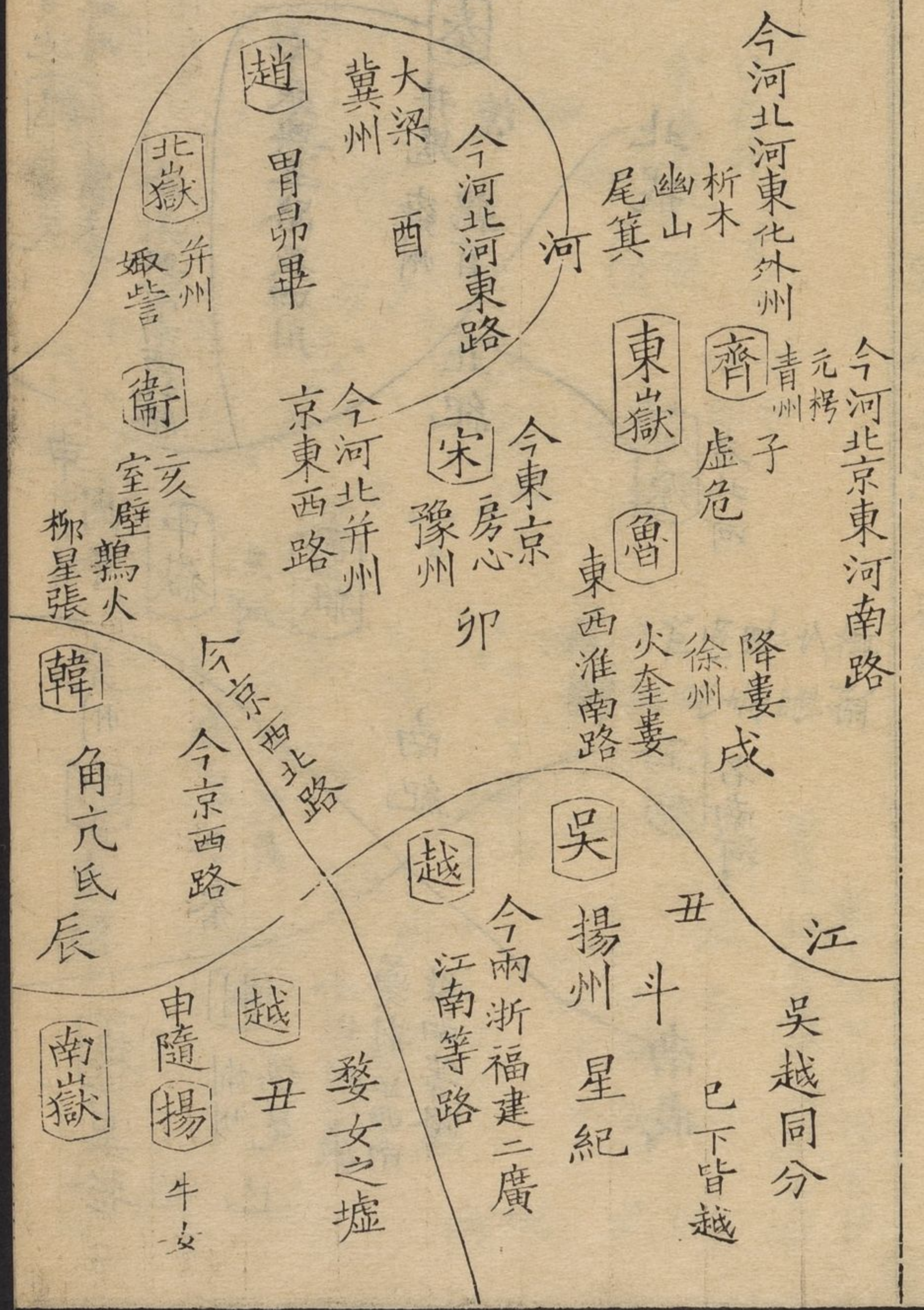
以主祀之意無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其來久矣
 非因封國始有分星使封國之時歲星所在即為
 分星不應相土因闕伯晉人因實沈其為封國命
 祀之意可考矣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
 國辰次度數各因當時歷數與歲星遷徙亦非天
 文之正不可為據又況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
 井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并鬼皆秦分方戰國未滅
 時星象之言要有明驗今則同在甸畿之內或者
 又執漢書地理以求之則非也善乎唐一行之言
 十二次也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
 認山河脈絡於兩戒識雲漢升沈於四維下參以

古漢郡國其於區處分野之所在如指諸掌蓋星
 有氣耳雲漢也北斗也五星也無非是氣也一行
 之學其深矣乎

山河兩戒圖

認山河脈絡於兩戒

南戒北戒南河北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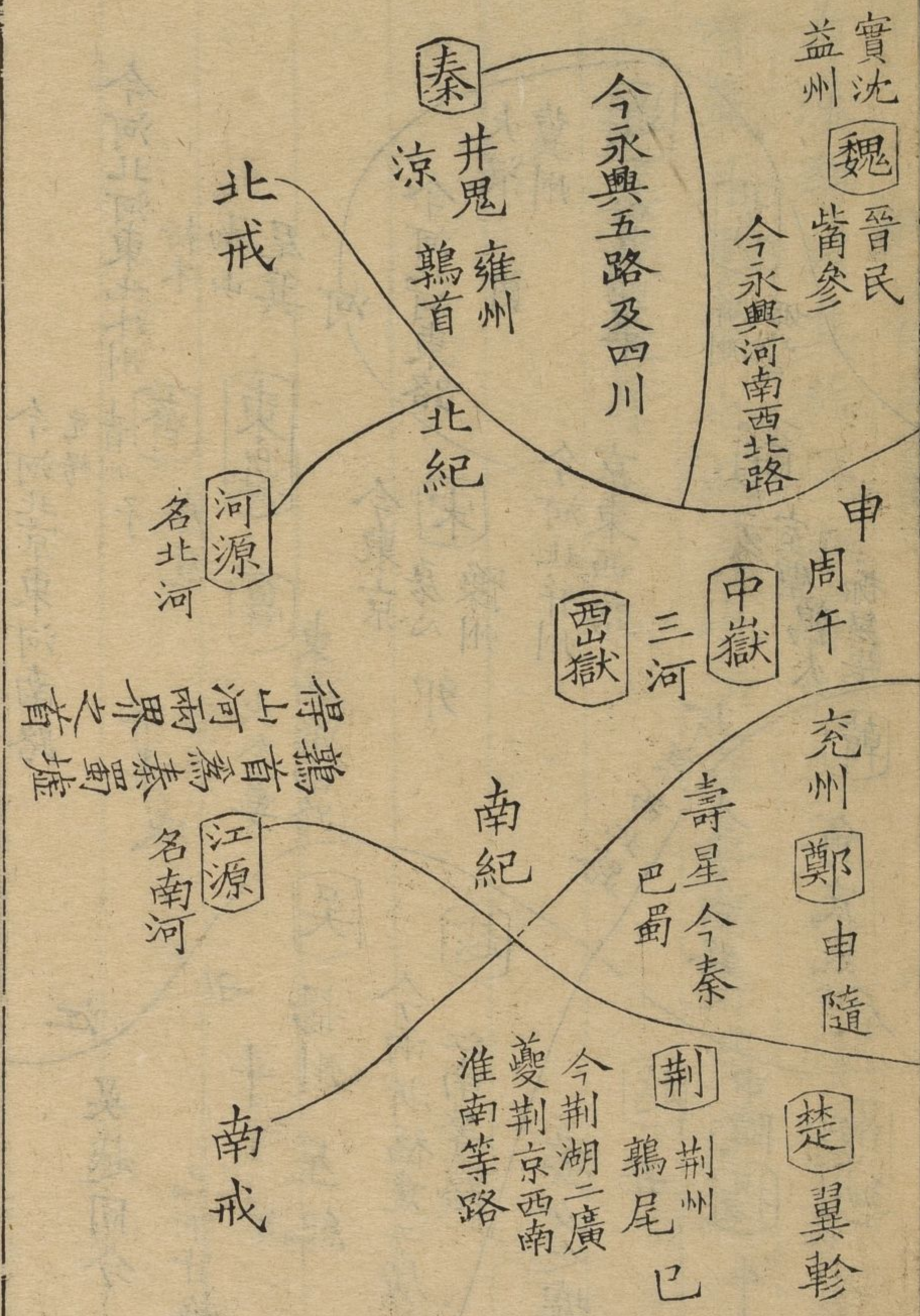


雲漢圖

識雲漢升沈於四維

周禮卷六九

張永



五服九服辨

周禮所以難通者有五 一曰職方之說 萬里與禹貢五千里之制不同 二曰封國公五百里與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 三曰載師田稅用十二與三代什一之制不同 四曰遂人溝洫之數與匠人多寡之制不同 五曰比閭族黨之讀法無乃重擾吾民乎 惟此五者之疑未釋 故後世疑周禮非聖人之書 今皆案經文分析合而一之 以釋五者之疑 則知古者制度無不相合 然後周禮得以為全書 亦見先儒考古之未精耳 禹貢有五服各五百里 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 職

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 并王畿千里 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 五服九服之制 雖若不同 詳考制度無不相合 禹之五服各五百里 自其一面而數之 職方九服各五百里 自其兩面而數之也 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 各方千里 禹貢之甸服五百里 據一面而數之 周畿千里 不在九服之內 王畿之外 定制為九服各五百里 以兩面相方而數之 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 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 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 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 周之鎮夷即禹之荒服 大率二畿當一服 而周人鎮服之外 又有五百里 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 乃九州

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則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五百里藩服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為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百里之說周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為圖以實之皆考古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服

承辟六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守及於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鎮服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鎮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特見二畿當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今制而為圖則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銍秬粟米之地也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甸服即禹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九州之外地

此係周禮第一疑難考之禹貢分豪皆合見圖

六服朝禮

元年 侯 二年 侯甸 三年 侯男 四年 侯甸 五年 侯衛

六年 侯甸男要 七年 侯 八年 侯甸采 九年 侯男 十年 侯甸衛

十二年 王巡守

自甸服以下計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

五典並無朝禮鄭氏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

夫來殷頰也案尚書王制云六年六服一朝乃

朝於京師又六年王乃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

是朝於巡守之所然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

遇之名何也蓋來以春則曰朝來以夏則曰宗

來以秋則曰覲冬亦然猶漢法春曰朝秋曰請

吳王春不朝使人為秋請之禮是也

王畿千里四分之地者百

一同十里百成

百里者百之地

一萬 九萬

井 夫地

公加侯二十五里

百里侯 合百里之國開方

得百里之國即是

百里伯

七十里子

五十里男

縱橫方百里

侯開方出此

伯開方出此

公侯伯

子男

封國圖

大司徒曰封公方五百

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

子二百里男百里

職方曰千里封公則四

公封侯則六侯封伯則

十一伯封子則二十五子

封男則百男蓋假設

言之以此為建國之率

耳

公 二百五十里開方之

侯 二百五十里開方之

伯 百五十里開方

子 百五十里開方

男 百五十里開方

五十里

合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

十里之國四是為一百里

上是孟子王制

下是周禮開方一同

一成
十里 公侯百里縱橫

公侯百里

侯開方之為四百里公
加一十五里為五百里

王制曰方十里為

方一里者百方百里

為方十里者百方千

里為方百里者百

經纂曰所謂百里

者縱橫各百里實

千里也所謂十里

者縱橫各十里實

男開方之為百里也此乃開方

伯七十里

開方之二百八十
里文成數曰三百

子男五十里

男開方之為百里也此乃開方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百里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百里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一百里子倍
之為二百里
之法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王畿千里

公五百里

侯四百里

伯三百里

子二百里

男一
百里

千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周禮圖

一孔百里

公五百里

| | | | | |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一孔百里

| | | | |
|---|---|---|---|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公五百里

公食

二百五十里開方為
 五百里二十五同得
 百里二十五者半歸
 公上惟有十二同半

侯食

二百里開方為四百
 里十六同者半三之
 一歸公上惟有九同
 半

伯三百里

伯三百里

| | | |
|--|--|--|
| | | |
| | | |
| | | |
| | | |

子二百里

子二百里

| | |
|--|--|
| | |
| | |
| | |
| | |

男百里

男百里

| |
|--|
| |
| |
| |
| |

伯食

百五十里開方為三百里九同
 得地百里九者三之一歸公上
 惟有六同

子食

子百里開方為二百里四同者四
 之一歸公上惟有二同

男食

五十里開方為一百里一同
 地得百里者四之一歸公上惟
 有七十五里

通志堂

孟子王制

一孔十里方十里者

公王畿孟子所謂方百里者

侯縱橫各十里為百里

百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五十

里四面開之謂百里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侯開方之與下四百里同上公百二十五里開方四箇一百成四百又四箇二十五成百成五百里

四箇開方之與下三百里同舉成數曰三百

伯十七里

一孔十里一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子男五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箇子倍之男開方之與下百里同

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則如王制

所記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

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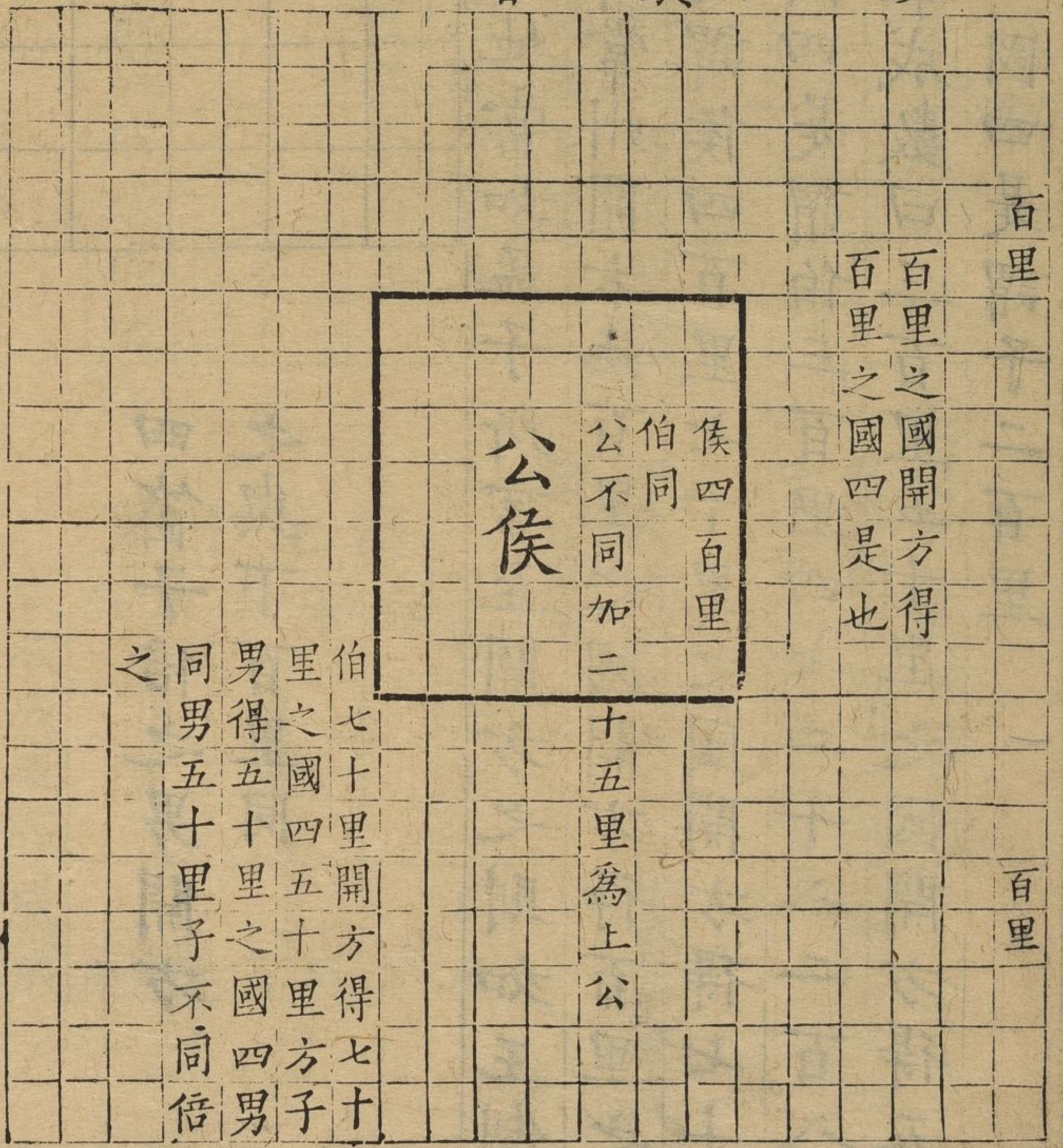
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

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

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

王制開方
合周禮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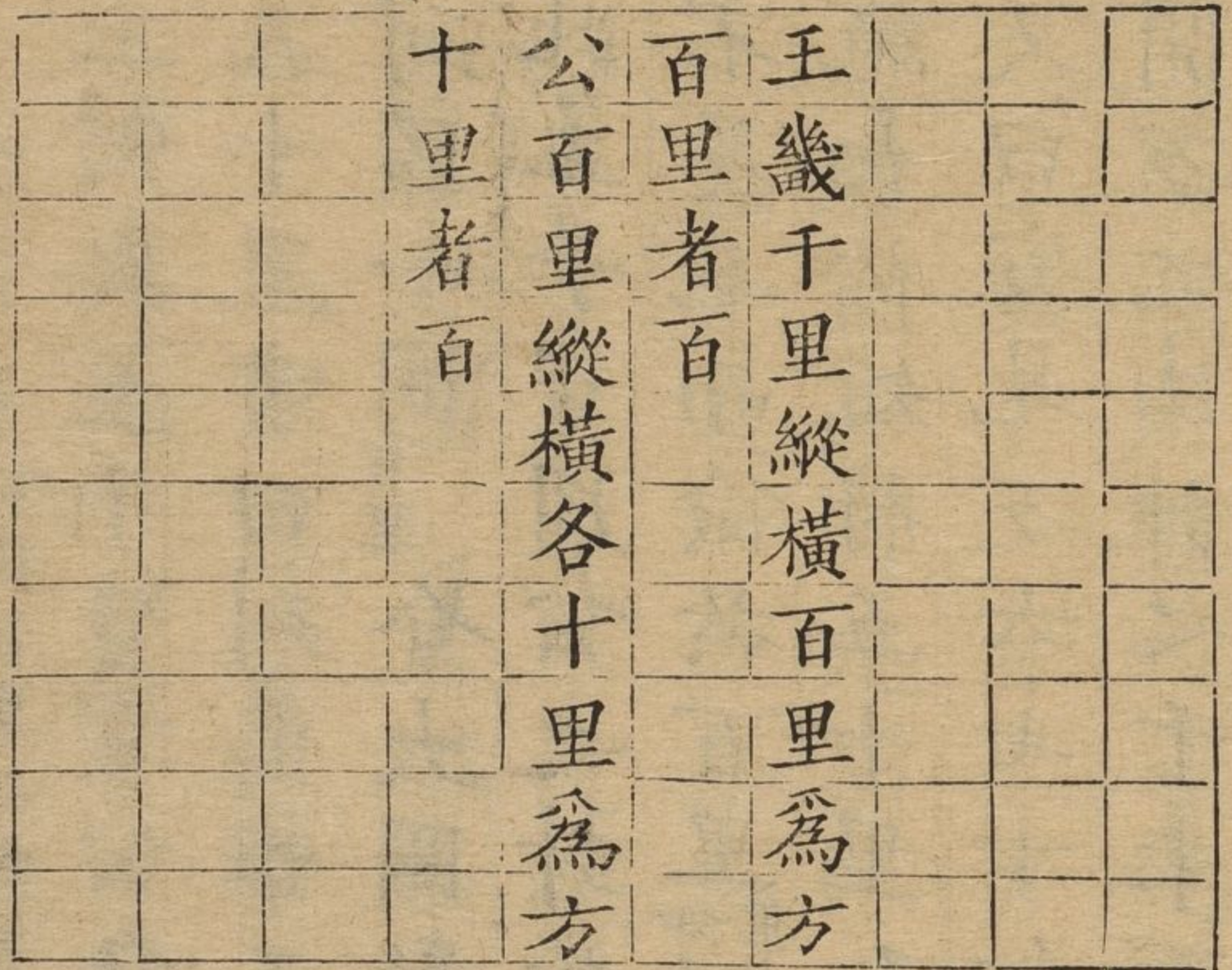
上公加二十
五里子倍於
男凡周公
制如漢增
百官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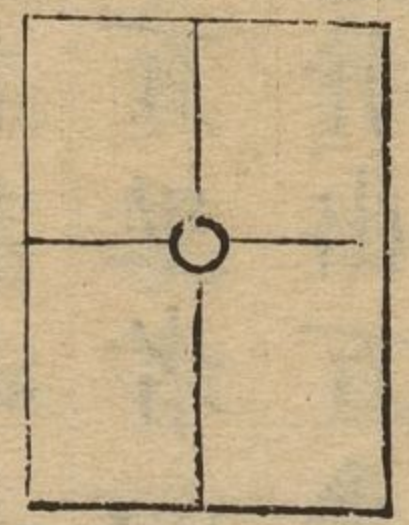
王制開方法

縱一千里

王畿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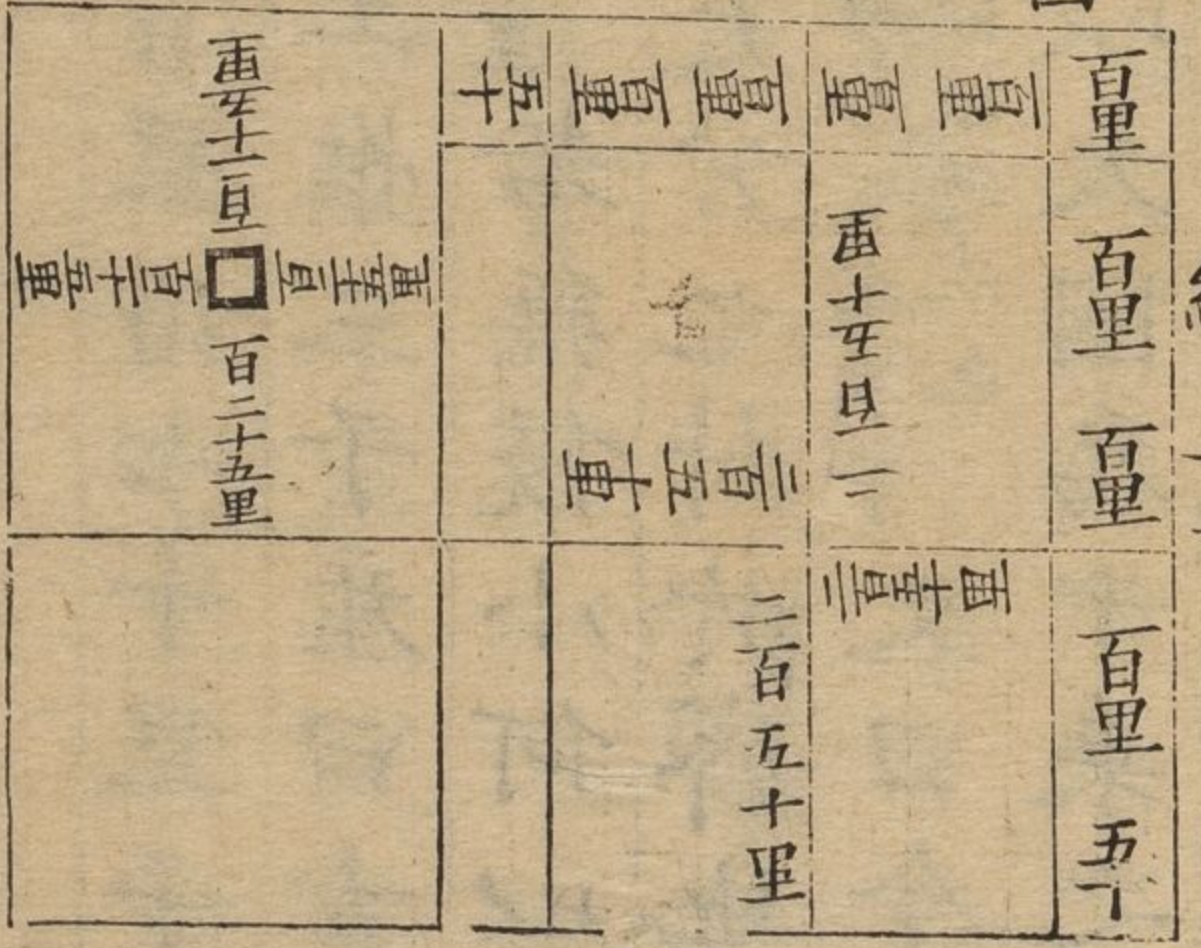


薛常州開方法出於司馬法今文王治岐之制墓甲法亦如之



縱五百里

東西南北
二百五十里
公五里



封國辨

附圖 公五百里之制與百里之制不同

王制與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子產曰古者列國一同百里今大國數圻千里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如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亦開方之法也又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孔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以開方之法計之千乘百里之國方百里者以為方十里者百古者十井出一乘千井出百乘孟子曰千乘百乘之家謂萬取千千取百是也此

古者封國之制也

案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為斤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并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者舉民賦實數言之也謂山川林麓不可以食其說若善而未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來說者紛紛不一到薛常州開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今基田出於司馬法乃文王治岐之制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

為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以縱橫之數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職方曰凡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說則當如司徒所記王畿千里以五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百公五百里以二百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二十五侯四百里以二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十六伯三百里以百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九子二百里以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四男一百里以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二如此則百里之國

開方之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

國開方之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

二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五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五十里之國四

是謂子二百里凡千里之地以五百里封公則四

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以三百里封伯則十一

伯以二百里封子則二十五子以百里封男則百

男周惟有一公餘不曾封蓋假設言之以是為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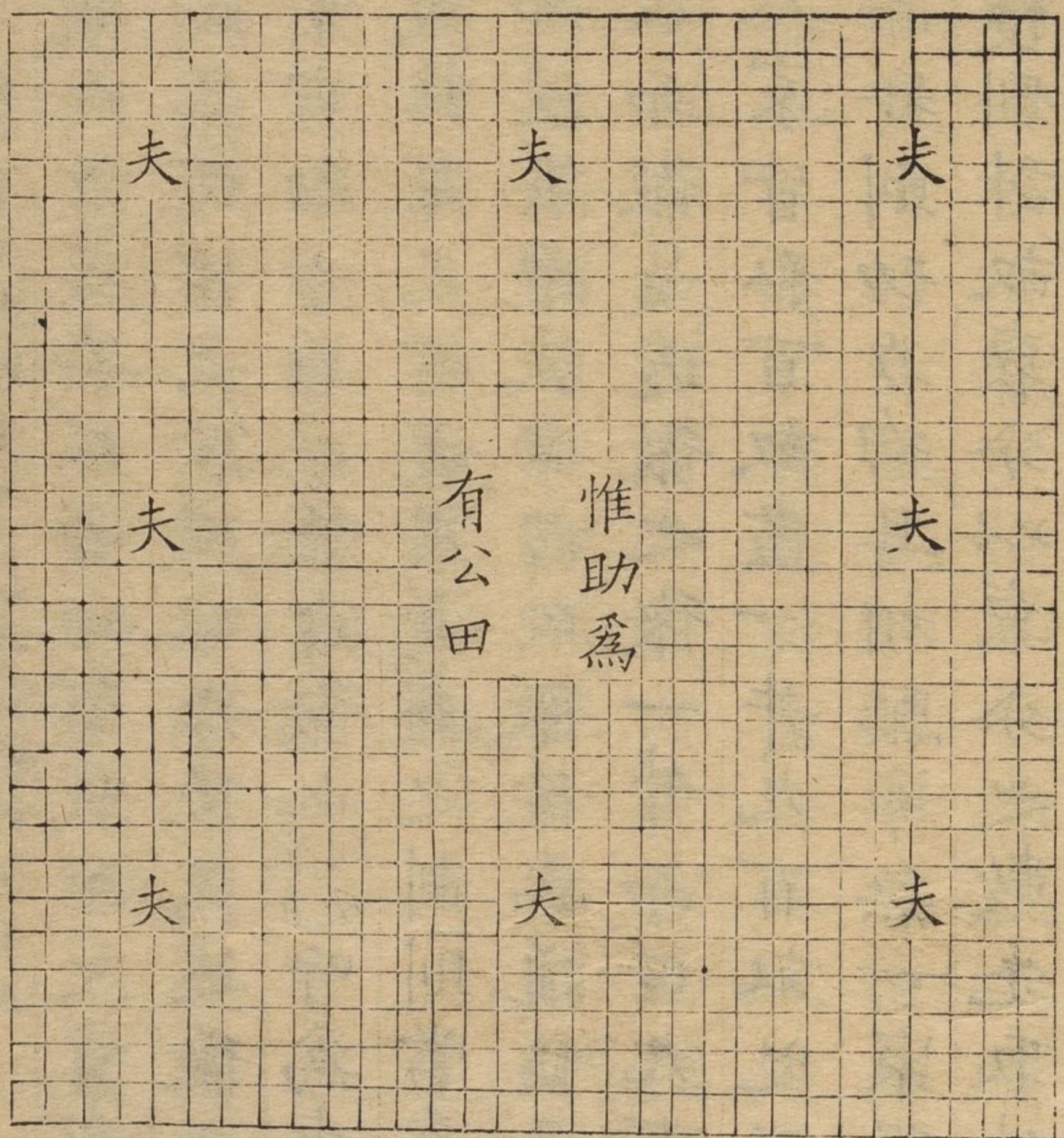
國之率耳非定數也苟如先儒之說盡九州之地

以封五等諸侯則漢之七國唐之藩鎮之禍作於

周久矣大抵周禮所言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

若夫分土實無過三等自夏殷以來未之有改何

以知之如大司馬之職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周亦三等矣以至司服之服掌客之禮行人之冕章司儀之贊見皆分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是周亦三等無疑矣司徒則舉四封而言之故曰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況夫地雖五等食亦三等司徒云公之地五百里其食者半天子半入侯伯之地四百里三百里其食三之一天子入子男之地二百里一百里其食四之一天子入是周官之地有五等而食亦三等明矣如此則知周雖五等封爵其分土亦無過三等與孟子之言合也



貢助徹法

論制田取民之法 徹取透徹為義始 於張橫渠無公田之說始於李泰伯

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
藉民力而不稅謂之助周之徹使民透徹而耕謂
之徹孟子曰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徹直列反呼為車轍之
轍則無義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為通徹
之徹切 敕列如漢書避武帝諱改徹侯為通侯是也橫
渠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一井而田九百畝公
田百畝八家皆私百畝盡一井九百畝之田合八
家通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
及已收穫則計畝裒分以裒分之數先取什之一
歸之公上其餘八家共分之此之謂徹年有上下

則司稼行野觀稼以出斂法公劉居邠徹田為糧
宣王之時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春秋之時有若對
哀公以盡徹之語皆徹也如此則井田易制不必
如棊局然也王畿千里東西長南北短相覆為千
里亦猶是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
田邦國用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如此則公卿采地
及九服之內盡是助法惟六鄉六遂公邑二百里
地用貢法與商制亦何異豈有天子自稅民田而
令諸侯俱為公田而不稅哉予謂周之畿內以及
天下諸侯一用徹法田皆為井井中為公田外為
八家之田透徹而耕及其出稅依公田之法而稅

之凡言公田商法也文王為商諸侯武王初得天
 下純是商制到得周公攝政作禮樂方變助而為
 徹凡言周為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後
 已變之矣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
 也蓋疑之之辭耳至滕文公問井地孟子對以圭
 田餘夫公田之說謂今可行也非實謂周有公田
 也夫圭田商制也周則土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
 制也周則皆有百畝矣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復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
 君子傷今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上章雖有曾孫
 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而以為成王哉傳稱穀出

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
 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詩春秋論語孟子皆
 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
 然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末民頑吏猾公田之耕
 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制
 其賦稅而已此所以用徹法

田稅辨 鄭氏論田稅輕近重遠之失

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謂多則桀寡則貉周禮
 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
 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
 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註匠人亦引此謂田

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案載師文曰凡任地謂之地則非田矣又曰園廛謂之園廛則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則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蓋園者不種五穀其種雜物所出不貲廛者工商雜處百貨所聚其得必厚聖人抑末之意以為在國之園廛可輕之而為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則非二十而五不可也據此上文謂任地謂園廛則知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征皆承上園廛之文耳所謂惟其者特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觀上文無征二

字下文又曰漆林之征則非田稅明矣使周公之制田稅果有十二之法何怪魯宣之稅畝哀公用田賦之過哉

溝洫辨

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為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考尋鄭意以二處不同

故謂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為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為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何用立為異說分制田而為二但講求周禮者未精耳今畫為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凡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為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凡有十成計

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而溝洫井田之制未嘗有異也

周禮得此段打破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之疑然後周禮得為全書至出賦法又當以貢助徹為正

讀法辨

周禮五家為比有長五比為閭二十五家四閭為族有師五

族為黨五百家五黨為州二千五百五州為鄉一萬二千五百州

長每歲屬民讀法者四黨正讀法者七族師讀法

者十四閭胥讀法者無數州長正月之吉各率其民讀法若以

之黨正四時五月之吉屬民讀邦法春秋祭禘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及大

比亦如之族師月吉則屬民讀邦法春秋祭釃亦如之閭胥掌春秋之祭祀

役政喪紀之數聚或者以為是日讀法既於州長又於黨

眾庶既比則讀法

正又於閭胥族師且將奔走而不暇不知何以措

置予謂此法亦易曉如正月之吉讀法州長黨正

族師咸預焉至四孟吉日讀法則族師黨正預焉

州長不預到每月讀法惟族師職耳此註所謂彌

親民者其教亦彌數正如今之勸農守倅令佐皆

預焉其職各帶勸農二字不必謂之更來迭往也

牛耕耦耕辨三代井田未用牛耕

嘗謂古人未作者少而天下有情農後世未作者

多而天下無情農豈古今人情相反邪抑時世使

之然邪說者謂古者之田出於公故人得以自

耕而天下有情農後世之田出於私貧者無可耕

之地故天下無情農此說固然也然又有一說蓋

古之耕也以耦耦則二人併力以發一耜此古人

之所以有情農也今之耕也以牛牛則用力少而

耕倍此後世之所以無情農也求之六經古牛惟

以服車不用於耕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

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爲言否則用以祭祀而已周禮牛人之職共享牛膳牛犒牛兵車之牛而已又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釁鐘而已以牛爲耕秦漢之上未之前聞也禹式耦耕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皆兩人併力以發一耜此三代井田之制不用牛耕明矣史稱趙過始教民牛耕牛耕之利自趙過代田始前乎此者晁錯募民耕實塞下廬舍蒺藜之具靡不備後乎此者充國上屯田簿器用橋亭之物無不詳獨不以牛爲急者蓋牛耕之利未聞也嗚呼三代井田

之制行而天下有惰農後世阡陌之法行而天下無惰農其教牛耕之力歟不可以不辨後世有牛耕及年號改元之事皆三代所未言

六經奧論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六經身言卷六

無辭莫其嫌中博之久博不可心不解
之博在而矢下本辭莫其嫌中博之久博不可心不解

